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司馬正文公傳家集

(三)

司馬光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司馬正文公傳家集

(三)

司馬光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三

章奏六

論公主宅內臣狀

右臣近聞有聖旨令召前管句袞國公主宅內臣二人復還本宅。臣與楊畋、龔鼎臣同有論列，以爲非宜。未蒙允納。臣聞父之愛子，教以義方，弗納於邪。公主生於深宮，年齒幼穉，不更傅姆之嚴，未知失得之理。臣謂陛下宜導之以德，約之以禮，擇淑慎長年之人，使侍左右，朝夕教諭，納諸善道，其有恃恩任意，非法邀求，當少加裁抑，不可盡從。然後慈愛之道，於斯盡矣。此二人嚮在主第，罪惡山積，當伏重誅。陛下寬赦，斥之外方，中外之人，議論方息。今僅數月，復令召還，道路籍籍，口語可畏，殆非所以成公主肅雍之美。彰陛下義方之訓也。臣實憤悵，爲陛下惜之。伏望聖慈，察臣愚忠，追止前命，無使四方指目，以爲過舉，虧損盛德，非細故也。

乞懲勸均稅官吏狀

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

右臣先奉勅與三司同共詳定均稅，已立條約，下諸路監司施行。去訖，竊以爲國家凡欲立事，當先使賞罰明白。然後事無不成。伏見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事，均五縣稅，皆得平允，並無人戶辭訟。若與

庸愚之人。煩擾敗事。同歸常調。一無殿最。則能吏解體。必無成功。伏望朝廷察其勤瘁。優加酬獎。并其餘均稅官吏。隨其功過。量行懲勸。則來者睹之。無不盡力矣。

論以公使酒食遣人刑名狀

嘉祐七年正月十九日上

臣聞聖主之教。尙忠厚而貴愷悌。故詩有鹿鳴。伐木。既醉。行葦。美宴好之相樂。刺乾餼之失德。禮有幣帛。饗餼行於邦國。贊獻。飲酒施於鄉黨。是以風俗純和。協氣流通。漢景帝詔曰。吏受所監臨。以飲食免。重其更議。著令。丞相廷尉議曰。吏及諸有秩。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飲食計償費勿論。卓茂爲密令。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。茂曰。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。以有仁愛也。隣里饋遺。此乃人道。所以相親。汝獨不欲修之。寧能高飛遠走。不在人閒邪。民曰。然則律何故禁之。茂曰。律設大法。禮順人情。今我以禮教汝。汝必無怨惡。以律治汝。汝一門之內。小者可刑。大者可殺也。近歲以來。中外有司。喜以微文。刺舉苛細。至於宴飲相從。酒食相饋。皆集累成過。詆以峻法。曷聞知鎮戎軍曹脩受鄰州所送公用酒。已而自首。法官處以賊罪。陝西都轉運使彭思永奏。據密院劄子賈漸起請。除舊例送酒食外。不得買置金帛。作土風贈遺。并省司參詳。今後以公使錢買置珍異等物。及見錢送與人者。並從違制定斷。其收受人坐賊論。其有公使錢人。受還荅之物入已。准盜論。今曹脩因陳首。雖免書罰。尙負賊名。使人疑惑。乞明立條約。朝廷命有司參議。至今未決。臣竊詳舊條之意。明許以酒食相遺。其有公使錢人。受還荅之物。正謂珍異見錢。

今曹脩所受止於樽酒。隨而自首。已爲刻薄。法官又以賊罪加之。剖析一條。以爲二事。不察人情。不顧大體。若朝廷因之遂爲著令。臣恐忠厚之俗益衰。媮薄之風遂長。百司庶尹無所措其手足。虧損聖朝堂堂之化。非細故也。臣今所言。非爲曹脩除雪賊名。欲望朝廷申明舊條。應以公使錢及財物贈遺人。及受者各坐賊論。其監臨之官。受所監臨。或因使於使所。及經過處受取者。並准律文處分。卽贈遺人而受其還。答入已者。准盜論。並須賊滿五疋以上。方得科罪。其不滿五疋。及以飲食之物相饋餉者。皆勿論。如此則人情有以相接。貪吏不能爲姦。百司有所循守矣。

論諸科試官狀

右臣伏見朝廷取勘諸處發解考試諸科官。以所解之人到省十有九不中者。臣竊惟國家本設諸科。以求通經之士。有司專以上文下注爲問。已爲弊法。竊聞去歲貢院出義題官。更於弊法之中。曲爲奇巧。或離合句讀。故相迷誤。或取卷末經注字數以爲問目。雖有善記誦之人。亦不能對。其於設科本意。不亦遠乎。是則罪在貢院出義題官。不在諸處發解官也。今舉人被黜。已非其理。又并發解之官亦坐停替。臣恐自此爲吏者益務奇巧。從學者益棄本原。殆非所以省刑罰。隆經術也。伏望朝廷更取本處發解上件諸科試卷。委官覆考。其通粗合格者。特與免罪。不合格者。乃依法坐之。仍勅貢院將來科場選擇通經術曉大體之人充諸科出義官。依條出義。毋得更如今來詭僻苛細。至時如有十有九不中之人。然後取勘本

處解發考試官。依前後條實施行。如此則彼皆無辭於罰。論者亦不以爲冤矣。

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

嘉祐七年正月二十八日上

右臣竊聞今月十八日。聖駕御宣德門。召諸色藝人各進技藝。賜與銀絹。內有婦人相撲者。亦被賞賚。臣愚竊以宣德門者。國家之象魏。所以垂憲度布號令也。今上有天子之尊。下有萬民之衆。后妃侍旁。命婦縱觀。而使婦人羸戲於前。殆非所以隆禮法。示四方也。陛下聖德溫恭。動遵儀典。而所司巧佞。妄獻奇技。以污瀆聰明。竊恐取譏四遠。愚臣區區。實所重惜。若舊例所有。伏望陛下因此斥去。仍詔有司嚴加禁約。今後婦人不得於街市。以此聚衆爲戲。若今次上元始預百戲之列。卽乞取勘管勾臣寮。因何致在籍中。或有臣寮援引奏聞。因此宣召者。並重行譴責。庶使巧佞之臣有所戒懼。不敢導上爲非禮也。

言張田狀

嘉祐七年二月初八日上

右臣竊聞朝廷差屯田員外郎張田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。田之爲人。傾邪險薄。前知諫院唐介言之甚詳。伏計朝廷已熟知之。提點刑獄專按察之柄。繫一方休戚。今以傾邪險薄之人爲之。誠未見其可。況田鄙者止自通判資序。權發遣三司判官。因罪左遷。知蘄州。議者已謂之太優。今到任未及三年。遂作監司。臣竊恐士大夫爭欲效田所爲。以爲進取之捷徑。不惟任使失人。抑亦敗壞風俗。伏望朝廷寢田新命。更擇端士以代之。實遠方吏民之幸。

言張田第二狀

嘉祐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尋改差知湖州

右臣近曾上言。張田不可充荆湖南路提點刑獄。未蒙朝廷施行。臣竊以吏者。民之紀綱。提點刑獄。吏之師帥。苟不得其人。則一方咸受其弊。又凡今之朝士。自常調進用者。皆自此官爲始。國家尤宜慎擇其人。田資性險薄。色厲內荏。毀譽出其愛憎。威福發於喜怒。陵其可陵。佞其可佞。真小人之雄傑。而時俗以爲賢才。夫不善之人。天下皆知其不善。斯不足疾也。惟衆人謂之賢。而實不肖者。君子疾之。昔漢文帝欲以嗇夫爲上林令。張釋之以爲嗇夫利口捷給。恐天下隨風而靡。唐太宗見進士等第。怪其無張昌齡。王公謹名。王師旦曰。二人有文無行。恐變陛下風雅。今提點刑獄。其爲輕重。非特上林令與入等進士之比也。臣願陛下必選忠厚方正。實有治行者爲之。其飾僞行險。躁於進取。如田比者。皆不可用也。臣今所言。非專爲湖南之吏民。亦爲國家重惜風俗。伏惟陛下察其愚忠。其荆湖南路提點刑獄。乞別賜擇人。

論李瑋知衛州狀

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上公主降封沂國

右臣竊聞駙馬都尉李瑋。出知衛州。竟國公主入居禁中。瑋所生母楊氏歸瑋兄璋之宅。其公主宅祇應人等悉令散遣。外議籍籍。無不怪愕。伏以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。選瑋使之尙主。欲以申固姻戚。富貴其家。今以公主之故。使李氏母子離析。家事流落。大小憂鬱。殆不聊生。豈始所以結婚之意哉。近者章懿太后忌日。陛下閱奩中之故物。思平生之居處。獨能無雨露之感。悽愴之心乎。臣愚以爲陛下宜且留李

瑋在京師。其公主祇應人等。除作過者。遠加竄逐出外。其餘並令如舊。儲備什物。皆按堵不移。以俟歲月之間。徐以義理曉諭。公主庶幾回意易慮。率德遵禮。復歸本宅。則中外之情。無不釋然。不然。公主必無復歸李氏之志者。則今日致此。衆議紛紜。煩瀆聖聽。皆由公主縱恣。冒臆。無所畏憚。數違君父之命。陵蔑夫家。豈可使李瑋獨蒙斥逐出外。而公主爵邑請受。全無貶損。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之道也。

論皇城司巡察親事官劄子

有旨親事官決杖配下軍

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。有百姓殺人。私用錢物休和。事下開封府推鞠。皆無事實。欲勾元初巡察人照勘。其皇城司庇護。不肯交付。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。人心未安。恐有大姦陰謀無狀。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。使之周流民間。密行伺察。當是之時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。則斧鉞隨之。是以此屬皆知畏懼。莫敢爲非。今海內承平。已踰百年。上下安固。人無異望。世變風移。宜有釐革。而因循舊貫。更成大弊。乃至帝室姻親。諸司倉庫。悉委此屬。廉其過失。廣作威福。公受貨賂。所愛則雖有大惡。掩而不問。所憎則舉動語言。皆見撝撻。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。以爲公卿百官。而猶不可信。顧任此廝役小人。以爲耳目。豈足恃哉。今乃妄執平民。加之死罪。使人幽繫囹圄。橫羅楚毒。幸而不自誣服。僅能辨明。若更不聽有司詰問。元初巡察之人。少加懲戒。臣恐此屬無復畏憚。愈加恣橫。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。此豈合祖宗之意哉。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。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。推問本情。或別有仇嫌。或察訪鹵莽。各隨

其狀依法施行。仍自今後永爲定制。庶可以塞欺罔之源。絕侵冤之門。以全國家至公之道。

論復置豐州劄子

嘉祐六年十二月十四日上

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。仍差人知州。此誠河西險要之地。修之甚便。然其地勢孤絕。外迫寇境。疊者王氏知州之時。所部蕃族甚衆。有永安、來遠、保寧三寨。皆以蕃族守之。慶曆初。拓跋元昊攻陷州城。州民及三寨蕃族。盡爲所虜。掃地無遺。今州城之中。但有邱墟瓦礫。環城數十里。皆草莽林麓而已。若建以爲州。則須復設外塞。備置官吏。廣屯兵馬。多積芻糧。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。勞費甚大。此所謂狗虛名而受實弊也。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。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。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。其地窪下。居兩山間。疏惡難守。今旣修豐州。則永寧堡深在腹內。無所復用。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。其兵馬芻糧。不更增益。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。不必假以知州之名。仍召募蕃漢之民。使墾闢近城之田。俟民物繁庶。皆如其舊。然後升以爲州。亦未晚也。

論上元遊幸劄子

嘉祐七年正月十二日上

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。車駕併以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。臣等竊惟上元觀燈。本非典禮。正以時和年豐。欲與百姓同樂。爲太平之榮觀而已。去歲四方諸州。多罹水旱。鰥寡孤獨。流離道路。伏計陛下念此。未嘗去心。竊恐有司不明大體。務循故事。無所減損。不稱陛下愛元元之意。又連日遊幸。在於聖

體亦爲煩勞。伏望陛下比之每歲。特減遊觀之處。以憫恤下民。安養聖神。天下幸甚。

論正家上殿劄子

嘉祐七年二月初四日上

臣先曾上言。爲前管勾兗國公。主宅內臣等過惡至大。乞不召還。近聞傳宣入內內侍省。令押上件內臣梁懷吉赴公主宅。依舊勾當。外議諠譁。無不駭異。臣聞太宗皇帝時。姚坦爲兗王宮翊善。王有過失。坦輒盡言諫正。王及左右皆患之。左右教王詐疾。踰月不朝。太宗甚憂之。召王乳母入宮。問王起居狀。乳母曰。王本無疾。但以翊善姚坦檢束太嚴。王舉動不得自由。鬱鬱成疾耳。太宗怒曰。朕選端士爲王僚屬。固欲導王爲善。今旣不能納用規諫。而又詐疾。欲使朕逐去正人。以求自便。其可得乎。且王年少。不知出此。皆汝輩教之耳。命梓至後園。杖之數十。召坦慰勉之。太宗非不愛其子也。誠以愛之。則莫若納之於善。若縱其所欲。不忍譴訶。適所以害之也。齊國獻穆大長公主。太宗皇帝之子。真宗皇帝之妹。陛下之姑。於天下可謂貴矣。然獻穆公主仁孝謙恭。有如寒族。奉李氏宗親。備盡婦道。愛重其夫。無妒忌之行。至今天下稱婦德者。以獻穆公主爲首。獻穆公主豈不自知其身之貴哉。誠以貴而不驕。然後能保其福祿。全其令名。故也。臣謂陛下教子以義。宜以太宗皇帝爲法。公主事夫以禮。宜以獻穆公主爲法。則風化流於四方。聲譽施於後世。今陛下曲徇公主之意。不復裁以禮法。使之無所畏憚。陷入於惡。觸情任性。以邀君父。憎賤其夫。不執婦道。將何以形四方之風。垂來世之則。易曰。家人嗃嗃。悔厲吉。婦子嘻嘻。終吝。此言家道尙嚴。

不可專用恩治也。伏望陛下斥逐梁懷吉等，復歸前來貶竄之處。其公主左右之人，欲使陛下召還梁懷吉等者，皆教導公主爲不善之人也。悉宜治其罪而逐之。別擇柔和謹愿者以補其缺。仍戒勅公主，以法者天下之公器。若屢違詔命，不遵規矩，雖天子之子，亦不可得而私。庶幾有所戒懼，率循善道，可以永保福祿，不失善名。不然，衆人所云，甚可畏也。

乞優老上殿劄子

臣聞古之聖王尊禮黃髮，屬任以政者，蓋以其更歷天下之事，練習爲治之體故也。昔鬻熊年九十見文王，文王曰：「老矣。」鬻熊曰：「君使臣捕虎逐麋，則臣已老矣。」使臣坐而策國事，臣年尙少也。近歲以來，大臣高年者皆不敢自安其位，言事者又欲以擊搏大臣爲名，從而攻之。此豈爲臣盡忠至公之道哉？凡言事者當爲國家進賢退不肖，使其人無可取，雖少壯何爲？果有益於時，雖老何傷也？臣竊見樞密副使張昇，屢以老疾辭位，臣平生與昇迹不相接，無絲毫恩分。然竊聞其爲人忠謹清直，不可干以私。臣不敢上避聖主之疑，下畏世俗之謗，隱忍不言，以利其身。伏望陛下深念宥密之地，不可任非其人。先以聖意揣度，若未能得賢於昇者，則使昇且居其位，於事亦未有曠廢也。若昇必不可留，則願陛下慎選德望材器爲衆所服，知治體、曉兵略者以代之，不可以不擇其人之可否，使循資累敍而爲之也。

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二十四

章奏七

辭知制誥狀

嘉祐七年三月十四日上

右臣近蒙中書召試制誥。竊聞聖恩已除臣本官知制誥。續又令兼侍講。數日之間。寵命相繼。在人爲榮。於臣甚懼。竊以二職。文士之高選。儒林之極致。古之英雋。尙或難兼。況於微臣。愚陋無比。一身二任。力所不堪。豈敢冒居以取顛覆。聞之震恐。瞽憤失據。臣自少及長。章句之學。粗嘗從師。至於文辭。實爲鄙野。曷者辭免修起居注。非謂不能記錄言動。正恐循次而進。典掌誥命。取嗤四方。爲國大辱。是以披心自歸。至于四五。誠慤不著。不蒙開允。雖黽勉就職。而夙夜惶懼。未嘗少安。近者被召之日。再欲具此奏陳。又以比來朝廷擢用數人。雖辭避邈至。未嘗得請。而或者不諒其心。以爲采名。恐復虛發。如前所爲。是以躊躇彷徨。不免赴試。除命旣降。強顏忍恥。亦欲就職以俟。疵咎布彰。自當退黜。今者竊聞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與臣同時被召。公著辭讓不至。朝廷已除公著天章閣侍制兼侍講。臣迺始自悔恨。輒以愚心妄意朝廷。當伏重誅。臣雖無知。若使廉讓有恥者棄置不收。貪冒苟得者進受華顯。不惟虧聖朝風化。亦使微臣受四海之責。將不得單斃其死。所有除知制誥勅告。臣未敢祇受。乞更擇文學兼茂與職業相稱之人以代臣。

庶幾克叶遠近之望。寬愚臣之罪。其侍講恩命臣更不敢辭。

辭知制誥第二狀

右臣今月十四日。曾有奏陳以知制誥之職。非臣所堪。乞更擇人。未蒙允許。臣夙夜惶恐。不知所措。臣與呂公著同時召試。公著固辭得請。而臣獨就職。是公著廉讓而臣無愧恥也。臣雖甚愚。誠不忍以身居下流。蒙受衆惡。爲世污澤。雖獲美官。將何榮之有。且公著沈厚淵懿。士林推服。文學行能。非臣之比。名位寵祿。臣安敢先之。昔施氏卜宰。皇句須吉。施氏之宰。有百室之邑。與皇句須邑使爲宰。以讓鮑國而致邑焉。施孝叔曰。子實吉。對曰。能與忠良。吉孰大焉。少室周爲趙蔣子之右。聞牛談有力。請與之戲。弗勝。致右焉。蔣子許之。臣今自知不材。請擇美官以授能者。雖不足比迹大賢。庶幾得從皇句須。少室周之後。其榮多矣。伏望朝廷察其區區。特賜矜許。其除知制誥勅告。臣不敢祇受。乞授公著。或別擇人。不勝大幸。

辭知制誥第三狀

右臣今月十四日十七日。兩曾上奏辭免知制誥。乞更擇人。未蒙開許。臣聞明主商德而序位。忠臣量能而受職。是以分不亂於上。能不窮於下。治辯之要。莫尙於斯。臣自知文字惡陋。又不敏速。若除拜稍多。詔令填委。必閣筆拱手。不能供給。縱復牽合。鄙拙尤甚。暴之四遠。爲人指笑。又貽聖朝愧恥。謂之乏賢。故爲公家之謀。則莫若用其所長。營一身之私。則莫若避其所短。夕寐晨興。慮之已熟。始敢披陳。干浼天聽。剖

肝瀝膽。莫非懇到。自修注以來。前後非一。而昭昭之誠。無由上達。屢觸報聞。不蒙省察。或者謂臣修起居注。自應知制誥。與呂公著不同。公著當辭。臣則當受。凡自修注知制誥者。非有祖宗法令著於方冊。特近歲相承之例耳。祖宗之時。但取庶官之中有辭藻者。卽知制誥。不必皆以修注爲之。其修注或改佗官。不必皆知制誥也。夫以資塗用人。不問能否。比例從事。不顧是非。此最國家之弊法。所宜革正者也。又謂臣就試已畢。不當復辭。臣就試之日。以爲公著辭未必免。臣試未必中。是以不辭。今公著獲免。而臣忝恩命。則今日辭之亦未爲晚也。且過而能改。猶愈於迷而不復。見賢思齊。猶愈於受爵不讓。況臣修注之初。已嘗辭免。至於四五。而朝廷不允。伏望聖慈。特賜哀察。使臣服勤佗役。惟力是視。其知制誥勅告。臣不敢祇受。乞更賜擇人。

辭知制誥第四狀

右臣昨三次上奏。辭免知制誥。乞更擇人。奉聖旨。令依累降指揮。不許辭讓。便受誥勅。臣曠者承乏諫官。首曾上言。以爲致治之道。任官最急。人之材性。各有所宜。雖以稷契皋夔之賢。皆守一官。終身不易。況今羣臣。固非其比。當度材而授任。量能而試職。奏牘具存。事可案驗。今臣自知文辭鄙野。不足以充知制誥之職。若止以修起居注。資塗相值。循例序進。恬而有之。曾不愧畏。是臣但能譏評佗人。曠官竊位。而受爵不讓。至于已斯亡。此迺欺罔天聽。靜言庸違。當伏共殲之誅。以清唐虞之治。臣雖甚愚。決不敢爲。伏望聖

慈察臣前後所奏。特賜允從。其知制誥。乞別賜擇人。所有勅告。不敢祇受。

辭知制誥第五狀

右臣先曾四次上奏。乞免知制誥。別賜擇人。奉聖旨。依累降指揮。不許辭讓。令便受告勅。臣幼嘗涉學。粗知臧否。豈敢以譎詐之心。上欺君父。顧人之材分。各有所宜。若貪榮冒居。使職業廢墜。則探囊舐篋。迺竊盜之微者。皆不足誅也。臣雖小人。實不敢爲。是以勸者不辭於召試之初。而辭於呂公著免試之後。誠欲果於得請。不爲虛發故也。今若因循苟且。復住就職。則臣進退之迹。自可猜惑。況於世人。誰不譏笑。如是則臣出入禁闥。何心自安。陪接搢紳。何施面目。顧視僮僕。何以爲容。是以違犯天威。不敢避死。決求自免。而詔命愈堅。終未置捨。臣誠愚懵。不識所謂。意者朝廷以臣所言皆爲矯僞。不足聽察邪。若使臣言出於矯僞。當正典刑。以警姦回。若出於至誠。當從其所請。使上無曠官。下無竊位。奈何前後奏章。上者直加屏棄。不復省察。區區之志。何以自明。若以近例修起居注者。必知制誥。不可改易。則臣竊觀先朝以來。修起居注。不因罪累譴黜。及親嫌相避而去。爲佗官者。劉隲知衛州。一作衡州。潘慎修遷考功郎中。許袞判吏部南曹。劉燁改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。知雜事。邱雍充淮南都大制置發運使。徐奭充兩浙轉運使。蔡齊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。知雜事。鄭向充兩浙轉運。一本有副字。使高餗罷守本官。陳詒充三司戶部副使。葉清臣充兩浙轉運。一本有副字。使趙槩充天章閣待制。楊察充江南轉運使。蔡襄知福州。以是觀之。雖近例亦不盡。

知制誥也。臣今惴款迫切，無以復加。伏望聖慈，特賜哀察。若使臣得遂其志，是去罪辱而就顯榮。雖日遷十官，未足方其幸也。所有知制誥勅告，臣必不敢祇受。乞別賜擇人。

辭知制誥第六狀

右臣先曾五次上奏，乞免知制誥。別賜擇人，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，不許辭讓。便受告勅者，臣聞晉王述每受職，不爲虛讓。其有所辭，必於不受。及遷尙書令，其子坦之諫，以爲故事應讓。述曰：汝謂我不堪邪？坦之曰：非也。但克讓自美事耳。述曰：旣云堪，何爲復讓？臣竊重述知爲人。臣陳力就列之體，心常慕之。臣自勝冠以來，投牒應舉，入朝求仕，豈偃蹇山林，不求聞達之人邪？顧力有所不任，則不敢盜國家祿位。恐職事廢闕，陷於刑辟耳。故自度材分，可以策勵。雖高位不敢辭，不可強勉。雖小官不敢受。曩者蒙聖恩除館職，諫官侍講，皆不敢以一言飾讓。蓋以館職掌比校文字，諫官掌規正得失。侍講掌講解經術，皆不專以文辭爲職故也。今臣自修起居注以來，前後辭免，章十餘上，止爲文辭鄙惡，不堪典誥命而已。終未蒙朝廷賜察。是以奏牘煩多，喋喋不已。頗爲時人所怪。其愛臣者以爲讓榮利，惡臣者以爲飾虛詐。要之二者皆未得臣之心。夫有諸中而辭諸外，然後謂之讓。若臣者，無諸中而不敢爲者也。安得謂之讓哉？譬如使羸夫負百鈞之重，而予之千金。羸夫必辭，非不欲金也。力不任故也。夫飾者內欲之而外不取，將以有求也。今臣不就美官，屢違詔命，上怒下怪，將抵罪誅。尙何求哉？且苟能其官而固讓不止，則是朝廷百官